

◆ 安庆人物谱

张恨水的两顶“桂冠”

汪启明

张恨水有两顶“桂冠”。一顶是“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”。给张恨水这顶“桂冠”的原因大抵有五：一、他在《总答谢——并自我检讨》中说到他曾受民国初鸳鸯蝴蝶派的影响；二、他的作品涉及许多才子佳人、男女情爱、风花雪月的言情题材；三、来自新文化阵营的批评。瞿秋白在1931年6月发表的《学衡万岁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第二个城池里面，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‘旧人’，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称霸的，是张恨水、严独鹤、天笑、西神等等，什么黑幕，侠义，艳情，宫闱，侦探……”1932年，钱杏邨（阿英）在《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》一文中，更直指张恨水是“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”的代表，是“一般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”中的“骄子”；四、学者偏好，魏绍昌在《我看鸳鸯蝴蝶派》（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）一书中将张恨水与徐枕亚、李默秋、包天笑、周瘦鹃列入鸳鸯蝴蝶派“五虎将”，张名列第五；五、大众认知，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某些名人，一说到张恨水，都会脱口而出“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”。

其实，“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”这顶“桂冠”，张恨水本人是不会接受的，他的生前好友张友鸾也是不会答应的。这种观点我在《张恨水的辩诬

之路》（《安庆晚报》2023年10月13日）一文中曾表达过。

另一顶是“通俗文学大师”。给张恨水戴上这顶“桂冠”的原因可能有四：一、张恨水选择用章回体小说创作，主要继承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，被视为“闲书”；二、主张为普通民众写作。张恨水曾在《总答谢》一文这样写道：“新派小说，虽一切前进，而文法上的组织，非习惯读中国书，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……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……我愿为这班人工作。”“写章回小说，向通俗的路上走”；三、他的小说创作数量大而且非常畅销，拥有大批读者，虽在一些作品中展现了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探讨，但主流文学界一直将他归为通俗小说作家，认为其作品缺乏文学性，甚至说他为了生计而粗口滥造；四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勃兴需要旗帜引领，张恨水就成了“通俗文学的一面旗帜”。

尽管张恨水没有说过他不是“通俗文学大师”，但事实上，说他是“通俗文学大师”同说他是“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”一样，不是抬高他的文学史地位，而是大大降低其地位，因为这顶“桂冠”沿袭了五四新文化阵营的观点，将张恨水直接排除在现代著名作家之外，无法与“鲁郭茅、

日也更毒。草丛中，时有野兔窜过，天空间传来鸪鸪鸡凄凉的叫声。

在一个叫“三个山崩”的开阔地宿营，西边的天空阴云密布，正在向我们的头顶逼近，大家神情沮丧——暴风雨来了！帐篷外是暴雨，帐篷内是小雨。

第三天清晨，世界是白茫茫一片，高耸的大山像披着银色战袍的天神咄咄逼人。穿上雨衣，一行人马在皑皑白雪中蜿蜒行进，沿着“三个岔沟”逆流而上，翻越重重山峦。迎面而来的雪雨敲打在脸上，只能眯着眼，分辨人影。海拔明显升高，胸闷、喘气、头痛加剧。有同伴费好大劲从摄影包里掏出香烟，打火机却怎么也打不燃火。

横在我们面前的三座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峰，不断消耗着我们的体力，雪片越来越密，能见度更低。冰雹来了，白色的颗粒哗哗啦啦砸在脸上。攀登冰达板峰时，十米之外见不到人影和道路，前后左右视线中没有任何生灵和野草，惨白的冰达板峰好象压过来，空气稀薄得令人窒息。

终于登上海拔3950米冰达板峰，四周是一片旖旎的冰川景色。下马来，站立不稳，双腿一软，对着旁边海拔5445米的博格达峰跪了下去。

下坡前行。左前方是一个墓碑，“日本登山队员白水小姐之墓”六个字映入眼帘，大家一时无语。

接下来遇到大约两公里的沼泽地，马蹄陷进去约50厘米。沼泽地



海边 陈肋钊 摄

巴老曹”齐名。

张恨水不仅是章回小说大家，共写了120部长、中篇小说，凡2000万言，其中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《八十一梦》《巴山夜雨》等10部被称为经典，他还是散文大家和诗词大家，代表作有《最后关头》《上下古今谈》《山窗小品》《湖山怀旧录》《水浒人物论赞》和《剪愁集》等，这上千万字的散文和诗词也能归属通俗文学？

张恨水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不高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。从历史上看，20世纪二、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坛，正发生着剧烈的变革，以胡适、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的思想刚刚传播不久，他们的姿态是激进的，力量却是微弱的，无法接受与庞大的旧文学体系共处的现实，而是主动地寻找批判的靶子，“鸳鸯蝴蝶

派”“礼拜六派”所代表的通俗小说由此成为他们批评的重要对象，被斥为是“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”，是新文学前行道上的绊脚石、拦路虎。从现代文学史上看，像张恨水这样脱胎于传统文学，专注于温和革新与改良的作家，实在无处安放，只能入另册，列入通俗一类。从学术惯性上看，“文学史写作，似乎比一般民众阅读更多些清规戒律，偏偏在俗众热闹的地方表示沉默和寂寞，以此证明自己高雅的学术品位。”（杨义《张恨水：热闹中的寂寞》）所以，解玺璋毫不讳言，说他写《张恨水传》，是饱含为这位作家“打抱不平”的意思在里边。在书中的“绪论”部分，他用了一连串“被”字来描述张恨水，说他无疑是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、被误解、被轻视、被冷落、被忽略、被埋没最严重、最长久的作家之一”。

◆ 边走边看

险象环生的四天旅程

石维明

的尽头是激流。小心翼翼地骑在马上，握紧马鞍上的铁环，哈萨克向导在这边逐一为我们送行，牵引着我们的系马绳，递给河中的另一位哈萨克向导，由他骑着大黄马，再牵着我们的马，在激流中移动至对岸。

对面山上毡房里飘出袅袅上升的炊烟，三天不见人烟的我们更觉饥寒交迫。但新的危机又来了，哈萨克向导告诉我们：食品没有了！他们出去约摸一个多小时之后，马背上驮回一只肥羊、一口大铁锅。熟练地杀羊，把羊肉块扔进大铁锅，向锅里撒了两把盐。

我一口气吃了三块手抓羊肉，又喝了一大杯羊汤，身上有了热量和力气，把气垫床、睡袋拿出来烘烤，脱下衣服、裤子、鞋、袜，凑近篝火，把脚伸向火堆取暖。

半夜，附近山峦上传来一阵阵凄厉的嚎叫，越来越近，哈萨克向导竖起耳朵倾听片刻，打了个寒颤：“是狼！”迅速把火堆点燃，把枯木和松枝扔进篝火中。狼群近了，在距我们几十米处伫立，嚎叫，一对对眼睛眨着绿光。树枝快烧完，大家把行李包中能够燃烧的物品都扔进了篝火。我们和狼群对

视着，似乎进行着一场心理较量！狼群距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远了，一只、两只，一共五只！大家手拿木棒，做好了生死搏斗的准备。火苗再次暗淡下去，我们的心也跟着沉下去。狼群向我们靠近，哈萨克向导突然想起考察队带的几只应急灯，拿出来对着狼群一阵猛射！有几个同伴把照相机也拿出来，闪光灯猛闪，这一招很灵，领头的老狼一声长啸，狼群落荒而逃，四周又恢复平静，我们一个个瘫倒在地上。

第四天的黎明是在漫天的霞光和逼人的腥气中来临的。考察队沿着白杨沟绝壁缓缓下行，深沟中激流轰鸣。忽然，我和马鞍一起跌下马背，屁股和四肢一阵麻木、酸痛，右手掌划开一个血口，粘满泥土。导游把马鞍重新牢牢系在马肚上时，我仍心有余悸——如果马鞍带提前20分钟松开，我必会和马鞍一道落进深渊。

连续四次跨越白杨沟后，地势逐渐平坦，一个蔚蓝色的巨大湖泊出现在前方，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天池，看到了花枝招展的游人！回首望，博格达峰白雪皑皑，高耸入云……

